旅顺大屠杀惨案新证

孙　克　复

This essay uses a great number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numerous excavated human remains to prove irrefutably that after Japan invaded and occupied the Liaodong Peninsula 100 years ago, it carried out an inhumane policy of ordering widescale massacres. Altogether over 200,000 innocent people were slaughtered. To continue to argue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whom the Japanese imperialists ordered killed at that time were "soldiers in civilian clothing" is a lie.

一百年前——1894 年 11 月 21 日，日本侵略军攻占辽东半岛旅顺口后，挥舞屠刀，滥杀无辜，制造了灭绝人性的旅顺大屠杀惨案。大屠杀持续了四天，先后屠杀无辜群众两万余人。

许多目击者都记述了这次大屠杀的真相。如美国《纽约与世界》记者哈里曼于 11 月 24 日从旅顺发回国内的一篇通讯说："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无抗拒犯军。……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上，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一无衣服之婴孩，其人疾走，将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之刀者即时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救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我等又闻路上离数码外有枪声，又前往探看何事。我等见一老人立于道上，双手被缚于背后，又有三人均系背绑，并已被枪弹倒者转辗于旁。我等行前来，兵即将老人弹倒于地，面朝天呻吟叹气，两眼转睩。兵又脱其衣服，看其胸中流血，后又复放枪弹击之。其人痛极凄楚，形体瑟缩，兵不独不垂其怜，而且唾其面，且嘲笑之。"

克里曼还记述了日兵对被杀尸体剖腹挖心的暴行："次日（11 月 24 日），予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死尸一人。即见二兵曲身于一尸之房，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二兵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一见我等，即欲缩身隐面回避。……"①

除克里曼外，目击者中还有美国驻日武官海军上尉欧伯连、英国《伦敦时报》记者柯文、《黑白画报》记者威利阿士、美国哥伦布号船员英人詹姆斯·艾伦以及大屠杀的幸存者苏万君、鲍绍武、王宏照等人，他们留下了旅顺大屠杀中日军暴行的罪恶史料。如几乎遭日军杀害，侥幸逃出虎口的詹姆斯·艾伦于 1898 年在伦敦出版的《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写道："在我

周围都是狂奔的难民。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日军很快便布满了各街，击毙所有遇见的人。在街道上行走，脚下到处踩着死尸，而且遇见成群的杀人凶手的危险的可能性每时每刻都在增加。我一再地目击日本兵的残杀行径，并屡次看见他们用排枪向胡同里扫射。"

詹姆斯·艾伦记述日军在一个"不深但很大的淡水湖"(经考证，此湖即是位于今海军派顺4810工厂附近的"荷花湾"，现已干涸)里，残杀中国同胞的情景写道：湖被好多日军团团围住，日军把无数的难民赶到湖中，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开枪射击，并用刺刀把那些力图挣扎逃出湖面的难民赶回湖水中，湖面上飘浮着死尸，湖水被血染红了。"难民之中有很多妇女。我看到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孩子拼命向前扑，妈妈将孩子举向日军，似乎在哀求。她涉水到湖边时，一个日兵用刺刀把她捅穿，她倒下去时，日兵又刺了一刀，将这约两岁的孩子刺穿了，小小的尸体高高挂在刺刀上。她爬起来，发狂似的想夺回孩子。很显然，她已精疲力竭快咽气了，又跌倒在湖水中。她的尸体——事实上每个够得着的尸体都遭到同样的待遇——被砍成碎片。新的受害者不断被赶到湖中，直到不久湖里再也没法容纳更多的人才罢休。"

艾伦还写道："凡我们路过的地方，几乎所有街上都堆着层层尸体，不同年龄、性别和身份的中国人，不加区别被成批地杀害了。各处可怜的幸存者——仅仅活到此刻的——低声悲泣和哀叫着寻找失散的亲人，在彩纸灯笼灯光照耀下，他们弯着腰在辨认残缺不全的尸体；在灯光下这些残尸的样子难以形容的可怕。直到临终那天，我将怀着丝毫不减的恐惧，记得这些残尸骇人的形状。这就是日军发狂似的屠杀和鞭尸、强奸和疯狂的抢劫中国人时所犯下的不堪言状的暴行。"

日军在旅顺的野蛮暴行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愤，遭到各国舆论的强烈谴责。由于这一野蛮暴行违背了起码的人道主义原则，因此，连支持日本侵略活动的英美舆论界也发出了一片谴责之声。美国《世界》杂志斥责"日本国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今脱文明之假面露野蛮之本体矣。"②英国《泰晤士》报通讯员也于12月1日亲自向陆奥宗光当面揭露日军虐杀战俘和滥杀平民的暴行，"不仅为欧美各报社所目睹，且为各国舰队之军官，尤其英国海军中将等亦于现场所亲见。"并一再质问日本政府将采取何等"善后措施"。③

当时美国参议院正在审查美条约的修改问题，惨案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通知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说："如果日军在旅顺口屠杀中国人之传闻属实，参议院的通过必将发生极大困难。"12月15日，美国驻日公使谭恩拜会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警告他："如果现在日本政府不采取相应的善后措施，则日本以前所获得的名誉将完全毁掉"。④当天，俄国驻日公使也向陆奥提出同样警告，而且"口气冷淡，令人可怕"。⑤

但是，这起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是经过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同意批准，由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亲自下令进行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关于这一点，已为随军日本间谍向野坚一的日记和内部谈话所证明。向野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军向旅顺进攻时，上级军官下达了"见敌兵一人不留"⑥的命令。旅顺大屠杀后，他在一次内部谈话中透露："在旅顺，山地将军说抓住非战斗员也要杀掉。……旅顺实在凄惨又凄惨。旅顺口内确实使人有血流成河之感。"⑦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采取善后措施，就必须惩办制造惨案的罪魁祸首和有关人员，就必须追究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和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等人的责任。这样，不仅会影响军队士气，使日本政府在外交上陷于被动，而且等于向全世界公开承认日军的罪行。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于12月15日训令陆奥说："惩办一事，非常危险，亦非上策"。他

认为，除了“置之不理，完全采取辨护之手段外，别无良策。”⑧一些驻外使节也致电陆奥宗光，主张“明智之举，就是不理睬此事”。⑨

为了掩盖日军旅顺口大屠杀罪行，陆奥宗光采取了几项措施：

第一，硬着头皮，公开扯谎。他一面致电《纽约与世界》杂志进行“辟谣”；一面向驻美栗野公使发出《关于旅顺口事件善后工作的训令》，其要点是：(1)旅顺口居民在打仗前就离开了；(2)战败的中国士兵将制服丢弃，换上平民服装，并受命射击和反抗。那些在旅顺口被杀的身着平民服装的人，大部分是伪装的士兵；(3)日军在旅顺口遵守纪律，抓到的 355 名中国俘虏都受到友好的对待，并在几天内送到东京。不久，陆奥又炮制了一份所谓《关于旅顺口事件的辨解书》，发给驻西方主要国家的使节，这就是公诸报端的《陆奥声明》。《声明》一方面为日军的罪行进行辨护，攻击外国记者关于旅顺大屠杀的报道，“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一面大造谎言，硬说“旅顺陷落时，中国兵士看到公开抵抗是无用了，便抛弃他们的军服，穿上平民衣服，把他们自己化装成这个地方的和平居民的样子。”“在旅顺被杀的人大部分被证实是变装的兵士。这些事实的证据是：在所见的尸体上，差不多里衣全都有一些军服上的东西。”⑩

第二，通过驻外使节用金钱贿赂手段，收买舆论。11 月 30 日，日本驻英国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致电陆奥宗光，电文说：“我已经压下了路透社由上海发来的关于我们的士兵在旅顺犯下最野蛮暴行的电稿。您能否批准我要求的款子？从开始从事报界行动，我就没钱可用了。”⑪内田康哉这里所说的“从事报界行动”，就是贿赂收买报界的勾当。这一电文，是日本政府贿买舆论、掩盖日军野蛮屠杀暴行的历史见证。

第三，焚尸灭迹，消灭罪证。旅顺大屠杀后，市街上横尸遍地，血流成河，为了消灭罪证，日军到处抓中国人掩埋自己同胞的尸体。据英国著名法学权威胡兰德博士在所著《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一书记载：“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免死。”鲍绍武、王宏照就是当年被抓去抬尸的。他们看到“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地倒着尸体，有的掉了头，有的被大开膛，肠子流在外面一大堆，鲜血喷得满墙都是。日本兵烧杀抢掠之外还奸淫妇女，有的妇女被奸后杀害”。“在一家钱庄，柜台上的木栅栏上面插着好几个人头，一个小孩子被钉在墙上，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⑫他们的回忆和控诉与詹姆斯·艾伦所记在一个钱庄里所看到的情形完全相符。日军将尸体集中后便加以焚烧灭迹。并于 1895 年春，在中国死难同胞遗骨埋葬处，插上写有“清军将士阵亡之墓”的木牌以混淆视听，欺骗舆论。

其实陆奥宗光所谓在旅顺被杀的二万人“大部分被证实是变装的兵士”的辨解，完全是拙劣到不能自圆其说的无耻谎言。事实真象是，旅顺口全部守军不过万余人，而且在 11 月 21 日日军攻入旅顺市街的当晚，大部乘黑夜沿西海岸出南关岭向金州退走，与由防守鸭绿江岸赶回金州支援金旅战役的宋庆所部毅军会合。连日本参谋本部所著《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也明确记载：日军攻占旅顺后，清军“大部乘隙向金州方向溃走并袭击我兵站，遂与我驻守金州、大连湾之守备队冲突。”⑬既然万余清军已大部乘隙退往金州，又何来二万“变装的兵士”被杀于日军制造的旅顺口惨案？日本政府的谎言，真是欲盖弥彰。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人重复这种谎言，或者对此谎言深信不疑。

然而历史无情，谎言终有被彻底揭穿之时：

1994 年 4 月 5 日(农历清明节)旅顺人民为了纪念一百年前旅顺大屠杀殉难的同胞，举行

了隆重的万忠墓遗骨重新安葬仪式。在此之前，由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了原墓，出土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遗物。这批遗物可分为殉难同胞遗物和焚尸燃料遗物两部分。殉难同胞遗物有铜钱、碎银、园形铜钮扣、铜烟袋锅、铜佩饰、铜子弹壳、铜子弹头、铜带饰、玉石手镯、玉石饰件、玻璃料手镯、玻璃料串珠、水晶眼镜片、青花瓷杯、“大清同治年制”白瓷大碗残片、白瓷小盘、白釉小瓶等。焚尸燃料遗物有木船船板燃尽后留下的铜器、铁器、铜铆钉、铜尖钉、铁尖钉、铁扒锔、补船用铜板，以及焚尸用铁管、铁条等。除上述遗物外，墓内充满累累白骨和骨灰。

经有关专家鉴定，出土的遗骨既有成年人，也有婴、幼儿。其中有的头骨片厚度仅为1毫米，证明是婴幼儿的头骨。出土的玉石手镯、玻璃料手镯、玻璃料串珠、胡芦形玉石坠等，都是妇女或儿童佩带的饰物。园铜钮扣为妇女、老人服饰所佩用。相反，出土的遗物中并没有发现陆奥宗光所说任何“军服上的东西”。铁的事实证明：一百年前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旅顺大屠杀惨案，被杀的主要是平民，连妇女老幼婴儿都不能幸免。万忠墓所埋葬的遗骨是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而不是“脱掉军装的兵士”。

当然，被杀的中国同胞中，“脱掉军装的兵士”也是有的。据克里曼的通讯称：“旅顺之战场所死者，华人（清军）不逾百人，惟无军械在手之人被杀者至少二千人。”这里所说的“无军械在手之人”，指的是放下武器的清军。克里曼通讯所记与其他著作所记清军在旅顺口战役中死亡人数大抵相符。⑭说明旅顺大屠杀的二万死难者中，百分之九十是无辜平民，其余百分之十是放下武器的清军士兵。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的事实。旅顺万忠墓殉难同胞遗物和尸骨是活生生的历史见证。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屠杀无辜和平居民的血腥罪行，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永远也抵赖不了的！

---

①克里曼：《倭寇残杀记》，见《中倭战守始末记》，第2卷，第23-26页。
②陆奥宗光：《蹇蹇录》，见《中日战争》资料丛刊，第7册，第161页。
③《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935号文件。
④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32页。
⑤《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941号文件。
⑥向野坚一：《从军日记》（油印本）。
⑦河野占男速记：《向野坚一氏追忆》，见《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余闻》（油印本）。
⑧《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942号文件。
⑨同上书，第937号文件。
⑩见《中日战争》资料丛刊，第7册，第460－461页。
⑪《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934号文件。
⑫旅顺博物馆调查材料。
⑬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第21章，第261页。
⑭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及川崎紫山：《日清陆战史》称：清军死于旅顺口者凡二千五百人，《英兵部蒲雷东方观战纪实》，《中东战纪本末三编》称：“约死二千人”。